

中国符号学丛书

丛书主编 唐小林 赵毅衡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

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

通过故事来看周遭世界的一切，

也努力像他讲述的那样去生活。」

# 叙述理论与实践

——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

Narrative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Classical Narratology to  
Semio-narratology

方小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科学研究课题“美国奴隶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13BWW066）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项目批准号：skqx201602）资助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中国符号学丛书 ○ 丛书主编 唐小林 赵毅衡

「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  
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  
通过故事来看周遭世界的一切，  
也努力像他讲述的那样去生活。」

# 叙述理论与实践

## ——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

Narrative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Classical Narratology to  
Semio-narratology

方小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天舒  
责任校对:陈 蓉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 / 方小莉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5  
(中国符号学丛书 / 唐小林, 赵毅衡主编)  
ISBN 978-7-5614-9447-9

I. ①叙… II. ①方… III. ①叙述学—研究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927 号

书名 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  
XUSHU LILUN YU SHIJIAN—CONG JINGDIAN XUSHUXUE DAO FUHAO XUSHUXUE

---

著 者 方小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447-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4  
字 数 26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ress.net>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经典叙述学	5
第一节 重访聚焦	7
第二节 固定式聚焦：《太阳照样升起》中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的救赎	20
第三节 多重聚焦：《喧哗与骚动》中的历史、时间、叙述	30
第四节 重访叙述分层	40
第五节 叙述分层的文化功能：《他们眼望上苍》的叙述策略	53
第二章 后经典叙述学	67
第一节 现代主义的叙述转向：空间形式中的拼图游戏	69
第二节 《殿堂》中的空间形式	76
第三节 文本与语境：小说中的叙述交流	88
第四节 修辞型叙事：《褐姑娘，褐砖房》中的叙述交流	104
第五节 女性主义叙事：《紫色》中的叙述交流困境	117
第三章 符号叙述学	129
第一节 社会符号学视野下的小说体裁研究	132
第二节 梦叙述研究	144
第三节 显性伴随文本：《所罗门之歌》的伴随文本研究	155
第四节 先后伴随文本：《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与《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	171
第五节 前文本：《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前文本语境压力	180
结 语	195
参考文献	198

# 绪 论



进入21世纪，叙述学（narratology）在东西方都取得了新进展。各种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也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进入叙述学领域。在中国，叙述学无论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还是作为一种文本分析方法都得到了极大关注，并随着其蓬勃发展而走进了各大高校的课堂，越来越多的文学系开设了叙述学课程。叙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西方，中国的叙述学受到西方极大的影响。随着西方叙述学的发展，中国的叙述学也渐渐发展起来。中国的叙述学继承了西方经典叙述学以及后经典叙述学的相关理论，同时在中国的语境下，叙述学找到了自己新的出路及发展，走进了叙述学的第三阶段。毋庸置疑，中国的叙述学研究已经走向国际，这不仅推动了西方叙述理论的发展，而且也走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道路，开创了叙述学发展的新方向。

叙述学在西方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经典叙述学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主要关注封闭的文本研究，后经典叙述学则将社会历史语境纳入其研究范围。在西方，经典叙述学主要是以小说为研究对象，关注封闭的小说文本，将文本以外的所有因素都排除在叙述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只孤立地研究文本的形式问题。后经典叙述学的产生，打破了经典叙述学孤立关注封闭文本的现状，将文本产生和阐释的语境也纳入了研究范围。同时，后经典叙述学的产生还打破了叙述学研究的门类限制，将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了跨媒介的叙述学研究。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后经典叙述学虽然打破了体裁界限，但是仍没有跳出叙述学主要以小说为原型的牢笼，因此叙述学的理论研究总是受到原有理论和定义的限制，无法逃出小说体裁的魔咒，始终无法建立一门真正的跨学科意义上的叙述学研究。赵毅衡先生的广义叙述学的诞生，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的叙述学研究的界限，将叙述理论的发展推向了第三阶段：广义叙述学（general narratology），或是符号叙述学（semio-narratology）。广义叙述学的诞生不仅扩充了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原有的门类研究，同时也打破了门类研究的界限，探讨各种叙述文本共享的规则，从而将叙述学建立成一门真正跨学科的独立显学。

随着叙述学的发展，国内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叙述学专著。传统的叙述学专著以西方经典叙述学及后经典叙述学的理论架构为基础，再辅以外国文学中的文学例子作为解释某个概念的例证；在中国的语境下，也有很多的叙述学家

在传统叙述学的理论框架下，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例子来论证。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述学》中架构了自己的叙述学体系，将各类叙述纳入讨论范围内，不以文学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原有的叙述学专著主要偏向理论说明、梳理及理论建构，本书更多的是注重理论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本书以叙述理论和实践为核心，以外国文学经典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重访叙述学中关键概念的同时，将这些概念系统地应用到外国文学的经典读本中，重新赋予经典文本新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扩充了叙述学理论研究的实践范围，尝试将符号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有效地应用到文学文本分析中。

本书主要分为三章，每章各五个小节。第一章集中介绍经典叙述学的核心概念，特别是聚焦和叙述分层这两个极为重要又颇有争议的概念。首先，笔者重访了经典叙述学的核心概念，再将这些概念应用到文学批评中进行文本实践，探讨了《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固定式聚焦及《喧哗与骚动》中的多重聚焦。其次，笔者重访了叙述分层这个旅行的概念，并探讨了《他们眼望上苍》中叙述分层的文化功能。本书的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经典叙述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笔者于该章首先讨论现代主义以来的叙述转向及空间形式问题，同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对《殿堂》的分析中，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空间形式问题。随后，通过讨论叙述交流，笔者探讨了文学文本的意义生产问题，并结合后经典叙述学中的修辞叙述和女性主义叙述，讨论了《褐姑娘，褐砖房》及《紫色》中的叙述交流。本书的第三章主要关注符号叙述学的相关概念。该章将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应用到叙述学中，讨论了小说的体裁问题、心像叙述以及伴随文本的理论及实践问题。

总之，本书在原有的叙述学理论基础之上，尝试探讨小说文本的叙述学阐释，通过重访叙述学中的核心概念，将其运用到实践中指导文本的阐释，同时也接受文本的检验。这为小说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同时也希望能够推进叙述理论的发展和实践。





# 第一章 经典叙述学



经典叙述学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叙述学，它的诞生主要是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及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因此经典叙述学更多关注的是封闭的文本本身。经典叙述学以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18世纪小说在西方兴起，19世纪逐渐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随之，小说理论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亨利·詹姆斯等人开始进行相关小说理论的探讨及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中心说等理论，形成叙述学的核心概念视角的雏形。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小说家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各种理论观点，小说理论日趋成熟。随之20世纪形式主义及结构主义诞生，学者们正式从关注小说理论的探讨走向关注叙述形式的叙述学研究。西方经典叙述学的研究在韦恩·布斯（Wayne Clayton Booth）、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米克·巴尔（Mieke Bal）等人的推动下，一步步走向成熟，并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典叙述学关注如何讲故事及故事的形式问题，因此将焦点投向了叙述者的修辞策略或是叙述策略等问题，从而叙述者、聚焦、叙述层次等问题成了经典叙述学普遍的重要问题。本章重访了经典叙述学中的重要概念，并将其系统应用到文本分析中，尝试探讨经典文本的叙述策略问题。

## 第一节 重访聚焦

“‘视角’或‘叙述视角’（focalization, point of view, viewpoint, angle of vision, seeing eye, filter, focus of narration, narrative perspective）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sup>1</sup>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point of view”是最常用的指涉视角之词。热奈特在1972年出版的《叙述话语》一书中，提出用“focalization”（聚焦）取代“point of view”，从而区分了“谁看”和“谁说”问题<sup>2</sup>。聚焦的使用明确地区分了感知者与叙述者，解决了叙述学界长期存在的术语含混不清的问题，因此

1 申丹：《视角》，选自《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13页。

2 申丹：《视角》，选自《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14页。

这一术语备受青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从此“focalization and narration”（聚焦和叙述）成了一个常用搭配，以示对感知者和叙述者的明确区分<sup>1</sup>。在国外的学者中，巴尔、什洛米斯·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 Kenan）等在热奈特后均十分注意区分“谁看”与“谁说”的问题，在自己的叙述学专著中都辟专章予以讨论；而聚焦这一概念在国内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国内的叙述学学者，如申丹、赵毅衡、谭君强、徐岱、王阳等在他们的叙述学专著中均对此有所讨论。虽然他们都使用聚焦或“视角”一词，都重视区分感知者与叙述者，但是由于区分的标准不尽相同，因此也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派别。由于热奈特对聚焦本身所下的定义有含混之处，因此后来的使用者们对他的定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与修正。由于篇幅有限，本小节在详细阐述热奈特聚焦理论概念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三位女叙述学家，巴尔、凯南和申丹，对热奈特聚焦概念的误读、修正与发展。说来奇怪，这三位女叙述学家的聚焦概念均来自对热奈特的继承，然而却也与热奈特有强烈的冲突。热奈特甚至认为他与巴尔的概念水火不容，因此她对自己的修正无从谈起。然而仔细读来，我们认为这三位女叙述学家均受到热奈特的影响，但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无论是发展也好，是误读也好，她们对聚焦概念的讨论的确丰富了叙述学的理论，解决了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热奈特的聚焦概念是三分法，而巴尔与凯南虽有细微差别但属同一谱系，是两分法，申丹则综合三者创造了自己的四分法。

### 热奈特的“聚焦”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是自觉实行有限叙述角度的第一个作家。20世纪初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把福楼拜开创的方法发展为小说的美学原则。詹姆斯重视人物胜于小说情节，认为小说中的一切细节必须通过“意识中心”人物思想的过滤。最早阐述“视角”问题的书是玻西·勒博克于1921年出版的《小说技法》。这个术语容易引起误会，但是非常流行。时至今日一般读者、作者依然沿用此术语。而理论家们都大不满意并努力寻找取而代之的术语。如珍·布依塘（Jean Pouillon）：“视界”（Vision）；艾伦·泰特（Allen Tate）：“观察点”（post of observation）；克利安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罗伯特·潘·沃伦

1 申丹：《视角》，选自《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14页。

(Robert Penn Warren): “叙述焦点”(focus of narrative); 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 “方位”(aspect); 而热奈特于70年代提出“聚焦”概念引起学界普遍的关注(赵毅衡课堂笔记)。

热奈特在《视角与聚焦》一文中,首先指出目前对“视角”问题的研究大都混淆了他所说的语式与语态的问题,即混淆了“谁看”与“谁说”,从而将叙述者与感知者混为一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了说明此问题他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来作为证明。虽说他举例是为了树靶子从而逐一攻破,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他也从侧面为我们回顾了一个聚焦概念的发展简史。

1943年,布鲁克斯和沃伦提出了一个包括四项的分类,明确建议用叙述焦点(focus of narration)。1955年F. K. 斯坦策尔(F. K. Stanzel)将小说的“叙述情境”分为三种类型:“无所不知”的叙述情境;叙述者为人物之一的叙述情境;依据一个人物的视点所做的“第三人称”叙事。同年,诺尔曼·弗里德曼(Nor-man Friedman)提出一个八项分类法:两类或有或无“作者闯入”的“无所不知”型叙述;两类“第一人称”叙述;两类“有选择性的无所不知”型叙述;两类纯客观叙述。1961年,布斯的《论距离与视点》也涉及这个问题。1962年,贝蒂尔·龙伯格(Bertil Rom-berg)提出四项分类:(1)无所不知的作者叙事;(2)视点叙事;(3)客观叙事;(4)第一人称叙事。这里,第四项明显与前三类的分类原则不同<sup>1</sup>。这些分类虽看似各有不同,但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就是混淆了感知者与叙述者的问题,混淆了“谁看”与“谁说”的问题。

在对前人的分类的总结、提炼与修正的基础上,热奈特提出了自己的概念——“聚焦”。他认为“由于视角、视野和视点是过于专门的视觉术语,因此采用较为抽象的聚焦一词”<sup>2</sup>。

热奈特的聚焦理论是三分法,划分了三种不同的聚焦模式:(1)“零聚焦”或“无聚焦”,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可用“叙述者>人物”来表示。(2)“内聚焦”,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或某些人物知道的情况,可用“叙述者=人物”来表示。内聚焦分为三类:(A)固定式,即叙述者采取单一视点(用同一人物的眼光来描述所有事);(B)转换式,即叙述者采取

1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126-129页。

2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129页。

多视点（用有限数量的不同人物的眼光来描述不同的事）；（C）多重式内聚焦，即采用几个不同人物的眼光来描述同一件事。（3）外聚焦，这类似一种纯客观叙述，是戏剧式的呈现，永远不让我们知道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或是摄像机般地记录，可以用“叙述者<人物”来表示<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这三种聚焦模式的基础上，热奈特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特殊情况：

首先，外聚焦并不局限于海明威的《杀人者》或《白象式的群山》这类现代“行为主义”小说中，在“因存在一个谜而饶有趣味”的情节小说或惊险小说中也可以采用<sup>2</sup>。

其次，聚焦方法不一定在整部叙事作品中保持不变。聚焦方法并不总运用于整部作品，而是运用于一个可能非常短的叙述段。各个视点之间的区别也不总是像仅仅考虑纯类型时那样清晰，对一个人物聚焦有时可能被确定为对另一个人物的内聚焦。而不定聚焦和无聚焦之间的分野有时也很难确定<sup>3</sup>。

再次，不折不扣的所谓内聚焦是十分罕见的，因为这种叙述方式的原则极其严格地要求决不从外部描写甚至提到焦点人物，叙述者也不得客观地分析他的思想或感受<sup>4</sup>。

最后，叙述者几乎总比主人公“知道”得多，即使叙述者就是主人公，因而对主人公的聚焦就是对叙述者视野的限制，不论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这种限制都是人为的<sup>5</sup>。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热奈特聚焦概念的关键是要区分“谁看”与“谁说”。其聚焦主要的关注点是“谁看”的问题，指的是强调聚焦“视野”的限制。因此他的三分法是建立在托多罗夫的“叙述者>人物”（无限制）、“叙述者=人物”（自限）、“叙述者<人物”（自限）的基础之上。由于很多人忽视热奈特所强调的视野的限制问题，因此出现了不少误读。在热奈特看

1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129-130页。

2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130页。

3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130-131页。

4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132页。

5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133页。

来聚焦是“……一个确定的焦点，它有如瓶子的细颈，只让情境允许的信息通过”，零聚焦即无确定的焦点；内聚焦中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作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而在外聚焦中，焦点处于由叙述者选择的故事天地的一个点上，在任何人物之外，因而排除了对任何人的思想提供信息的可能性<sup>1</sup>。

## 米克·巴尔的“聚焦者”与“聚焦对象”

米克·巴尔、里蒙·凯南和申丹三位女叙述学家对聚焦概念的讨论是对热奈特概念的进一步细化、发展与修正。当然热奈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这么认为。三位女叙述学家的观点虽有不同，但彼此之间也有承接关系，各自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她们中间，巴尔是最先讨论聚焦概念的。对于为什么要用“聚焦”取代“视角”，巴尔提出了更详细的理由：“视角”的缺陷及“聚焦”的优点。

1. 视角的缺点：A. 视角一词在叙述理论传统中既表示叙述者，也表示视觉。这个词的含混已经影响到它的特定意义<sup>2</sup>。也就是说“视角”一词混淆了“谁看”与“谁说”的问题。B. 没有一个出自于“视角”的名词可以表明动作的主体，“to perspectivize不常用”<sup>3</sup>也就是说为了实用性。

2. 聚焦的优点：A. 明确区分“谁看”与“谁说”；B. 具有实用性；C. 聚焦是一个“像有技术性的术语，源自电影与摄影；其技术性因此得到强化。由于任何呈现的‘视觉’可以具有强烈的操纵作用，因而难以与感情相分离，而一个技巧性术语将帮助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方式的技巧性方面”<sup>4</sup>。也就是说“聚焦”这个看起来更有技术性的词，可以引导我们更多地关注“谁看”的问题，即聚焦所指涉的问题。

1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234页。

2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第169页。

3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第169页。

4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第170页。

巴尔提出的理由，事实上是直接继承了热奈特的观点，虽然热奈特对自己使用“聚焦”一词的原因定义为“聚焦一词更为抽象”，但从他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使用聚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谁看”与“谁说”。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对于聚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做出了一系列的描述与分类，直到在《新叙事话语》中他才明确提出：“我用聚焦指的是‘视野’的限制，实际上就是相对于传统上称作全知的叙述信息的选择。这一选择工具是个确定的焦点，它如瓶子的细颈，只让情境允许的信息通过。”<sup>1</sup> 巴尔对聚焦的讨论是产生于《叙事话语》出版后，而在《新叙事话语》之前。她对聚焦下了明确的定义：“所有呈现出来的诸成分与视觉（通过这一视觉这些成分被呈现出来）之间的关系称为聚焦。聚焦就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sup>2</sup>

将两人的概念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们会划分出不同的聚焦模式。他们虽然都强调必须区分谁看与谁说的问题，而聚焦所解决的是谁看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划分标准却并不相同，身处不同系统。

巴尔的聚焦概念强调的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性。对这种关系性的强调让她提出了两个新概念，即聚焦者（focalizer）与聚焦对象（focalized object）。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分别指涉聚焦的主体与客体。聚焦者为聚焦的主体，是“诸成分被观察的视点”<sup>3</sup>；而聚焦对象指涉的是聚焦者“所表现的对象的形象”<sup>4</sup>。巴尔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使我们注意到聚焦者与聚焦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聚焦对象是由聚焦者选择，并呈现出其形象的，因此由聚焦者决定；但反过来，“聚焦者所表现的对象的形象也会表达出聚焦者自身的某些信息”<sup>5</sup>。在这一聚焦的定义下，产生了巴尔的两分法：“聚焦者是诸成分被观察的视点，这一视点可以寓于一个人物之中，或者置身其外。当聚焦与一个作为行为者参与到素材中的人物结合时，则将其归为内在式聚焦。那么

1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234页。

2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第234页。

3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第173页。

4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第177页。

5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第177页。



则可以用外在式聚焦这一术语表明一个处于素材之外的无名的行为者在起到的聚焦者的作用。”<sup>1</sup>可见巴尔的划分前提是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关系的提出。它的划分标准是看聚焦者的观察位置是属于故事之内还是故事之外，如处于故事之内则是内聚焦，如处于故事之外则属于外聚焦。那么对于巴尔来说，全知的叙述则不是无聚焦，而是外聚焦，因为聚焦者（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在故事之外。

很多人认为巴尔修正了聚焦类型的定义，但事实上她与热奈特的定义并不完全处于一个系统。热奈特用聚焦指传统全知的叙述者眼光的自限，聚焦是信息选择的一个工具。而它之所以会进行信息选择是因为由于叙述者权力自限从而无法知道所有信息。赵毅衡先生也曾说“叙述角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权力自限问题”<sup>2</sup>。因此他的划分是与全知的模式相对，认为全知模式相对来说不存在权力自限的问题，因此定为无聚焦，而内聚焦和外聚焦都是找到一个焦点对信息进行了选择。

热奈特在《新叙事话语》中也否定了巴尔对自己所谓的修正。他认为巴尔的出发点是“用聚焦构成叙述主体的过分愿望，因为巴尔似乎认为任何叙述陈述都包含一个聚焦（人物）和一个被聚焦（人物）”<sup>3</sup>。从热奈特对巴尔的这一点批判，我们可以看出热奈特认为巴尔没有领会他所说的聚焦是“视野”的限制，因为全知的叙述中不存在聚焦问题。另外，热奈特坚决否定了巴尔的聚焦者与被聚焦者两个概念，认为与自己的观念“水火不容”。“对他而言没有聚焦或被聚焦人物：被聚焦只适用于叙事，如果把聚焦用于一个人，那么只能是对叙事聚焦的人，即叙述者，而如果离开虚构惯例，这人就是作者，他把聚焦或不聚焦的权力授予（或不授予）叙述者。”<sup>4</sup>可见对于热奈特来说聚焦可以说是叙述者选择信息的工具，从而不存在聚焦人物和对象。

由此可见，虽同为聚焦，但巴尔与热奈特的划分标准却有很大区别，从而他们的概念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变得不同。热奈特强调“视觉”的限制，解决的

1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第176页。

2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

3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233页。

4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第233页。